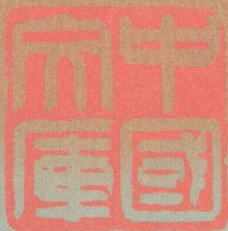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何其芳散文选集

何其芳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何其芳散文选集

何其芳 著

林志浩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其芳散文选集/何其芳著;林志浩编. —天津:百花
文艺出版社, 2007. 9

(中国文库)

ISBN 978-7-5306-4887-2

I. 何… II. ①何…②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0204 号

责任编辑:范希文

整体设计:翁涌 李梅

责任印制:董文权

何其芳散文选集

He Qifang Sanwen Xuanji

何其芳 著 林志浩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bhpubl.com.cn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9.875

字数: 139 千字 印数: 1—4500

ISBN 978-7-5306-4887-2

定价: 16.00 元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鄔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
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伯根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
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
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
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
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
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

“中国文库”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任：刘伯根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员：（按姓名笔画为序）

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

徐 俊 潘凯雄

出版编务组：

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

全冠军

序 言

林志浩

一

何其芳代表了旧社会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：他们向往理想的人生，但不明确方向和出路，在经历了长期孤独的苦心思索和寻求之后，于彷徨和苦闷之中，认识共产党，参加革命队伍，才告别了旧世界，开始了有意义的生活。终何其芳一生，率真谦逊，严谨认真，默默地从事自己所爱好和党所分配的工作，并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遗产，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政论、文艺评论等。因时期不同，思想认识和生活内容殊异，成

就也有参差。早期以诗歌、散文见长，后来则以文艺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享有盛誉。现仅将他的散文选编成集，奉献于读者之前。

何其芳，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。他原名何永芳，上中学时，一位赏识他的国文教员给他改成了现在的名字。

在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里，何其芳幼年享受着祖母和母亲的钟爱，于优裕的物质生活之外，还接受美妙的民间传说和优雅的诗歌艺术的熏陶。祖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最初的文艺种子，这对他是多么值得怀恋的金色的岁月。

可惜，这只是昙花一现。接近六岁时，他就被封建主义的教育牢牢地捆绑住，过早地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和欢乐。他开始跌入忧郁、愁苦之中。主宰他命运的就是他的封建家庭和家长。

祖父何铁生，擅长医术，以治眼疾闻名乡里，是颇受人敬重的老人。但他的思想守旧，用封建宗法观念来维护家庭秩序，并以此影响和制约着全家人。

父亲何伯嵇，思想保守而顽固。辛亥革命后，清朝已被推翻，他仍固执地认为没有皇帝的时代终究会过去，科举制度一定要再兴。出于这种浓重的封建观念，他望子成龙，期望儿子日后能考取功名，光祖耀宗，于是整天以读四书五经、学做试帖诗相逼迫。由于何其芳是他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，这种逼迫就更加厉害了。再加上何伯嵇性格急躁暴戾，儿子稍不听话，他就用竹板子抽打。他不许儿子玩耍嬉戏，更不许读小说，念诗词。何其芳幼小的心灵开始受到伤害，性格也被压抑成怯弱、孤僻。他终日落落寡欢，生活过得灰暗无光。

到了六岁，何其芳被送进私塾，开始正式念书。除了八岁时，因躲避军阀战乱，随同母亲等人去湖北宜昌住过两年外，他在私塾里一直呆了六个年头，换了三个地方。在那里，他读着经书，听着塾师讲些荒诞的故事，头脑被禁锢得听不进去一丝科学的道理。“大地象一个圆球”，——这是他的一个叔父转辗听来才告诉他的。但他因为自己读过的书上没有这样讲过，竟认为这是异端邪说，不可相信。

私塾生活的刻板枯燥和塾师的无知保守，引不起他什么兴趣。从十二岁开始，他利用每年放假时间，爬上家里的阁楼，读着暗自找来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书。后来，又在一个红色的大书箱里，来回翻腾，找到了一本《昭明文选》，他又开始读那似懂非懂的《两都赋》、《三都赋》……他找到书就读，甚至连《薛仁贵征东》之类的旧小说，他也废寝忘食地读。但是对他影响最大、最深的，还是他自己找来并熟读的《唐宋诗醇》和《诗学正鹄》这两部书。尤其是《唐宋诗醇》里所收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苏轼和陆游六大家的诗，更引起了他对诗歌的莫大兴趣，这在他后来写的《写诗的经过》中有着清楚的说明。他爱好诗歌，就是从这时开始。其中杜甫和李白的某些诗篇的艺术魅力，给予他无穷的快感，他一直喜爱到老年，兴味不衰，赞叹不已。

挨到十四岁那年，私塾的桎梏使他无法再忍受了。“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，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”、他哭泣着要求家里让他去上中学。大概由于时代终究前进了，家里也

不得不答允他的要求。他开始上的是万县第一高小；过了一年，又考上了万县一中。新奇的学校生活，给他带来了希望和欢欣，也点燃了他学习的热情。由于小时候对文学有一些自学得来的知识和能力，在国文课的读、写方面，他显露了过人的才华。在全县毕业生统考的一次作文中，他根据《我们为什么要读书》这个题目的要求，以优美流畅的文笔，尽情阐发他幼年所萌动的救国救民、振兴中华的初步民主思想，因而获得了第一名。他的文章还被登在万县《民众教育月刊》上。

这时候，何其芳学习白话文，接触新文学。一位英语教师介绍他读了安徒生的童话：《小女人鱼》、《丑小鸭》和《卖火柴的女儿》。它们引导他走近了文学。在他读过的“五四”文学作品中，他对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，在情趣方面比较投合。他还爱读闻一多和泰戈尔的诗。十七岁那年，他自己也学着写起诗来了。这些诗的发表在万县《民众教育月刊》上，如《箜篌引》、《拟古歌一首》。但更多的却由于年代久远，他本人也记不起来，而散失湮没了。

这时正是蒋介石血洗革命时期，但它给何其

芳留下的只是“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”的印象。他钻进书本里，不问政治，也很少和周围同学往来，洁身自好地过着寂寞的岁月。不料，万县中学闹学潮，这个竭力避免陷入倾轧漩涡的书呆子，竟也遭到牵连，被学校开除了。从此，他更以书本伴随孤独的生活来保护自己了。

以后，何其芳又在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读书。他靠自学，广泛地涉猎中外古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。一九三一年，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，但这却成了一个“偶然的错误”。他原来认为“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”^①，等到他走进哲学系的课堂，教授们的讲课，却使他如堕入云雾中，顿觉索然无味。多少年以后，他追忆往事，还不胜感慨地说：“旧的教育不是叫人睁开眼睛，而是用各种迷魂帕来迷惑人的。许多极其简单的道理都被弄得颠颠倒倒，胡里胡涂。”^②然而，他又说：“我那时真迟钝得很，我没有怀疑这些死去了的外国人

① 《还乡杂记·代序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124页。

② 《还乡杂记·附记二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，246页。

的学说，却认为我自己的头脑不适宜于学哲学。”^①于是，他和从前一样，给自己“制造了一个美丽的、安静的、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，用一些诗和散文，……。”^②九一八事变时，日本侵略者的炮声，也没有把他震醒。后来他在《论工作》中写道：那时“我正做着‘一些美丽的辽远的梦’，明白点说，就是胡涂地过着日子。”对于过去的生活和思想，他曾这样真实而痛苦的回忆道：“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，冷酷，卑微。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……吞咽了很久很久。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。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。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。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。我沉醉，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。”^③在大学三年级时，何其芳在同学的相互影响中，觉得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，散文的生长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。他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

① 《还乡杂记·附记二》，载《何其芳文集》第二卷，247页。

② 《一个平常的故事》，载同上集，216页。

③ 《街》，载同上集，32页。

种独立的创作，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，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。于是他开始了有意识的散文抒写。“我是从山之国来的，让我向你们讲一个山间的故事。那么你对于山很有感情吗。不要问我，你简直敲到我悲哀的键子上了。……”这就是他的散文《岩》。写着写着，何其芳逐渐感到不满足了。他感到“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”，他感到这人世间缺乏爱。但由于思想的局限，他还没有把“这个世界不对！”呼喊出来，更没有想到去改造它。这说明这时他既不了解人世、更看不到未来。这些思想情绪在这个时期写的诗文中有着充分的反映。诗收在他第一个诗集《预言》里，散文收在《画梦录》中，小说、戏剧收入《刻意集》。此外，他和卞之琳、李广田合编的《汉园集》中（他的一辑是《燕泥集》），也留有这些思想的痕迹。

一九三三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继制造“满洲国”之后，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关内。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，热河失守，平津危急。由于北平各校通知学生离校，何其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曾一度离开学校。一九三五年北大毕业后，他先后

在天津南开中学、山东莱阳中学当教员。在南开这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，当骄阳酷暑时，他被安置在一间西晒的小屋里，过着和曝烈的阳光、成群的苍蝇以及嘈杂的喧嚣作斗争的生活。在那些坐着小汽车上学的阔人子弟的眼中，他远不如这些少爷家里的车夫。有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在学校里听他讲白话文，晚间在家里却听着家庭教师讲经书。这使他无法忍受，他感到一个被雇佣者的耻辱，感到工作的毫无意义。更有甚者，学校附近的臭水河边的洼地里，停放着穷人的许多无力埋葬的棺材，常有野狗来扒开它，偷吃里面的死尸，……。他“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溫柔的梦，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”了。总之，现实生活在逐渐教育着他。他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，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，甚至会把人压得发疯。

来到莱阳中学，他的视野更开阔了，找到了“精神上的新大陆”。他看到了农民要用土地收入的一半来缴租，过着极端贫穷、落后的生活；看到了每月只有十二块钱薪贴的师范生，他们经常吃着小米、番薯、四等黑面，却热情关心政治，从

事救亡宣传而惨遭逮捕……。他看着无数的人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，因而忘记了个人的哀乐。“这个世界不对”的反抗思想终于成熟而结成果子，他发出了宣言：“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”，并进而肯定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，这就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。他决心放弃冷漠和孤独，走向人群，走向斗争，抛弃了原先的消极情绪。在这期间，他曾回过故乡四川。回来后，在课余，写出了回忆中的故乡的一角，这就是《回乡杂记》——既是他散文中优秀的篇章，也是他思想变化的真实记录。作品的感情粗起来了，这和《画梦录》中那些雕饰虚幻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！

抗战开始后，怀着要对人们作启蒙工作的愿望，他回到家乡，在一个县城的师范学校任教员。不久又到了成都，一面教书，一面写杂文。他的杂文表现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极大愤慨，和对不觉悟的人们的批评、劝说。社会上浓厚的读经空气，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残余，……都在他的抨击之列。他还自费创办小刊物《工作》，并亲自从事校对和发行。这时写的杂文，也发表在《工作》上，后来收入《星火集》。